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一集

三

# 吳摯甫先生尺牘

二十册定價一元六角

吳摯甫先生爲近代桐城派古文名家。其全集曾由國學扶輪社刊行。茲因全集中尺牘一種，早經售罄。本公司特再精校付印。現已出書。又文集五冊一元。詩集一冊五角。

再國學扶輪社曾刊印名家詩文集多種。茲將其價目列下。

錢牧齋文鈔	四冊	二元	錢牧齋詩鈔	十二冊	三元
戴南山	八冊	二元	洪北江文鈔	二冊	一元
方望溪合鈔	四冊	一元	隨園文鈔	二冊	四角
姚姬傳尺牘	二冊	四角	王壬秋全集	十二冊	二元
恽子居文鈔	五冊	一元五角	歸震川全集	十二冊	二元半
譚復生合集	四冊	一元二角	本國紙	二冊	二元
林琴南	二冊	六角	外國紙	二冊	二元
嚴又陵合鈔	七冊	二元	隨園軼事	二冊	一元二角
聊齋文集					
龔定庵全集					

以上各書或爲舊刊精本。或爲現代名家類皆離校詳慎。印刷精美。其餘經史總集別集叢書小說等名目繁多。不及備載。欲購者請惠臨本公司取閱書目可也。

● ●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 和謹啓

述異記中

東軒主人輯

三異物

高江村雜記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金盒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几。舟。車盤。匜。筆研。投壺。棊局。絃管。升斗。算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鑄鉗而觀之。其一鏤象爲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甲藏骰子一枚。金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窣堵波高二寸許。鏤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噓氣輒可飛動。然可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亦不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鏤剔而成。守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

記桃核念珠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

六尊行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瓶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獮猿猱錯雜其間。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縷。或衣袈裟水田稀葛。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不可謂鑿之至矣。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因以珊瑚木難飾而藏諸古錦。

狗西番

陝西臨邊有狗西番。其婦女頭髮俱作細辮。額間分開。左右垂下如瓔珞。然富者以貝作墜子。凡西番貧女。俱許入關爲人作針綫漿糰等役。至晚則放去。其男子於路旁見人飲食。輒瞪目垂涎。饑狀可笑。然甚富。其穴中多藏犀角象牙。琥珀靺鞨諸珍物。與漢人爲市。

西番狗

石門吳不瑕名雲程。康熙三十三四年。爲西寧屯田都司。華君館賓歸言在幕。

下時有屬弁獻西番狗二。一牝一牡。形質稍高於常狗。堪供驅役。其前兩足指長如猴足。作活與人無異。命之掃地。卽奉帶至庭下。掃除甚潔。磚石罅草根亦以爪剔淨。掃畢。奉帶跪坐。復命於主人之前。令其再掃他處。亦然。命之燒火。卽詣竈下。屈薪爲把。進火如人。樹枝長者。力可拗而折之。饌食既熟。擊竈數下。卽止火矣。其他雜役。周匝詳細。或過於人。自辰至暮。趨事不倦。與之肉。拜而後食。食畢。復稽首三四焉。闡署無不奇愛。以爲勝於人之惰。其四支而失其本心者矣。

### 怪洋三則

邇年有泛海歸者。會遇颶風。飄至一島。山勢高峻。海岸寬衍。舟中共百五六十人。因見天宇晴爽。有七十餘人。相拉游步上山。行數里。忽見一人。長三丈。餘見衆人來。喜動眉宇。迎揖使前。衆心爲仙。隨之而行。至一穴口。復盡揖之入洞中。內約畝許。寬廣高朗。衆方玩視。長人忽取一巨石。塞其穴。引手從旁穴中取一人。捩其頸。飲其血。而拋其屍。以次執三十人如此。飲之。餘人驚惶無措。忽見長

人憩穴外石上如醉然。餘人遂得從穴隙奔出。登舟訴其事。適風便挂帆行。未數里。長人舉步如飛。蹈海水僅及脛。追舟將近。衆議曰。此怪一至。吾輩無噍類矣。遂協力施銃箭禦之。長人似有退縮之狀。風駛漸遠。遂得脫。

其一有洋船失風。飄至一島。金光耀目。不能正視。抵岸乃金山也。岸旁沙石皆紫金。同舟者喜甚。競持鉗鑿鑿取之。俄頃見山頂一人頭戴金冠。身披金甲。朱袍跣足。舞劍而來。疾若飛鳥。漸逼舟次。衆皆大懼。海舟素奉天妃娘娘。共瓣香拜懇求救。忽天妃降一客。言曰。此金山神也。汝等竊金爲禍不小。今我來救衆人之命。卽持槍登檣。杪命舟中鳴金鼓助戰。與神拒敵。良久。神不能勝而去。其客從檣端墜下。身無所損。舉舟遂免於厄。此二則皆近年事也。

其一順治年間。有洋船自廣東開洋失風。飄至一島。老於海道者未之識也。因暫泊焉。舟中有一二百人。其中三十餘客。相携游步海岸。過一山坡。見石板街道闊餘二丈。長約數里。隨步而行。有一城。入城街衢平直。衙門壯麗。但覺清靜。而無一人。遂共入衙門。歷數重。無呵禦者。登其堂。見一人南面而坐。紗帽朱衣。

若睡夢然。旁有一吏捧文案而立。一門子捧茶作欲進之狀。隸役數人夾侍廊下。望之若死若生。寂無一言。衆以爲必前朝海疆死事之臣靈爽所現也。疑懼疾奔。未出二門。有朱髮撩牙青面之鬼三十餘盡擒其衆。一一用藤穿頰懸於大門之內。衆鬼悉趨入似往報命者。中有一人舉身騰擲裂頭而墜逃至舟道其事。舟中有一年老熟海事者。大驚曰。此夜義島也。亟聚衆鳴金鼓持器械往救之。至則街衢城市毫無蹤跡。但見荒草坡中白骨一堆。乃向者三十餘人爲夜叉所食之餘也。其裂頰者歸就醫。頰雖復合。尙存二孔。蓋簾所穿也。後爲廣東武弁。曾親見其人言之。

### 視鬼

青陽庵僧言有同庵僧某。未出家時。聞人言凡人能偷啖新死人頭邊飯。反左手取食少許。不令人見。如此七次。可日中視鬼。僧信而爲之。果然。每日居家出市。見鬼無數。黑夜亦然。鬼與人雜。幾相半。形狀不一。甚可異惡。凡生人路行。鬼見之側避者。其人無恙。若不避者多病。至有鬼亟隨且戲弄之者。其人必死矣。

僧漸厭且懼。以至狂惑。人勸其至張真人府求符水治之。目中雖無所見。而神已癒矣。遂披剃爲僧。至今尚在。

### 蛇鬼

嘉善葉有六書齋庭前有空酒罇數枚。夏夜子弟輩輒露坐其上。有六晨至庭中見罇下蟠大赤練蛇。驚視之死矣。因命家僮取出煨棄之。少頃忽其姪女狂亂作蛇言曰我棲爾家牆下久未嘗爲害。偶出取涼老相公殺我復慘焚之。恨毒已極茲來報仇耳。家人驚告有六。有六云我見死蛇恐遺毒傷人故焚之寔未嘗殺也。方辯論間。姪女忽又作有六父語曰是我殺之此亦細事汝輩何懼。可具酒食楮錢送至焚蛇處無害也。如其言女亦愈無他。康熙甲戌事。

### 孝廉魂歸

嘉善甲子孝廉王成馭冬赴公車。歿於京邸。其弟錦雯亦登戊午賢書。屢困南宮。甲戌秋同里孝廉錢心佩下第歸。成馭魂附之而來。至錦雯家。附錦雯之子。大言曰。我去家日久。今始歸。何慢我耶。錦雯驚問汝何鬼也。其子曰。我成馭也。

弟平日不讀書。多外務。故春闌不利。年漸老矣。可不自奮哉。我饑矣。速爲具食。且我妻叔孫含碩亦同來。此饌當稍豐。不可慢也。含碩以明經赴考。習乙丑春。卒於京師者也。其他語家事甚悉。錦雯懼。報其嫂姪。具盛奠。送至其家。子卽愈。後亦寂然。

### 蛇鼈

蘭谿縣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占亡兄之產。姪無可奈何。往金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憩井亭。見一赤蛇上樹。自投於地盤結。少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變爲巨鼈。其姪惡之。前行至飯店。俄頃。其叔亦至。持一鼈付店。將烹之。姪詢其得自井亭。遂力阻其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之所見。衆未之信。遂于烈日中繫鼈尾倒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爲蛇。叔乃抱姪而泣。曰。我固欺汝。汝不恨我。乃反救我。我眞非人哉。遂相與歸家。推所攘者共之。式好如初。

### 核桃舟

武塘魏氏藏核桃舟一枚。蓋刻爲赤壁賦。云舟首尾約長八分有奇。高可二黍

許中軒敞者爲艙。箬篷覆之。旁開小窓。左右各四。啟窓而觀。雕欄相望。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塗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手執卷端。左手拊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坦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屈右臂。支船而堅。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左右舟子各一。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衡木。右手扳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拊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船背梢夷。則題名其上曰天啟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遠甫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朱。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窓八。爲箬篷。爲楫。爲爐。爲壺。爲手卷。爲扇。爲念珠。爲對聯。題名篆刻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取桃核修長者爲之。由此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爲母猴也。噫。技亦靈怪矣哉。

小人

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外國貢小人一。其長二尺餘。面目肢體鬚眉與人無異。似四十許人。四譯館爲製小衣冠啟奏進上。此人手持小傘。蹣跚而行。傘式與中華同。人故蹶觸之。輒吱吱作聲如猴。觀者塞路。

毛毬

康熙三十七年。額駙耿勑忠同公子光祚城外上墳。見樹林中一毛毬圓長如大東瓜。砍之柔韌如絮。刀不能入。刀起復圓。不知何物。一年而額駙卒。耿公子與海寧畫家黃弘遠言之。

無目魚

康熙庚申。余于福州大中寺遇一行脚僧。偶談山水洞穴之勝。僧云。我曾至其山游。一洞黑暗如漆。同行者數人。秉炬而入。深十餘里。中有溪橋樹木。與外間無異。但不透天日耳。溪中有魚。好事者輒取數尾出視之。頭上俱板骨。無目。想處暗水中。無所用目。故造物者不爲設此一官也。物類之奇。一至於此。惜忘其

地與山名也。

雙體人

康熙辛未十一月京師前門外有以朱盒貯一灰醜小兒長尺四五寸兩頭四手四足二體相背觀者日數千人人與一錢。

鉅體人

堂邑縣一鄉農甫生時陽長三寸及稍長陽長一尺今三十餘歲無人與婚食量甚佳他無所長僅能鋤地然工力較他農數倍因此庶不爲人所棄第免饑餓而已。

花姐

曲阜孔廟內奎文閣視廟倍高其上相傳有狐仙歷久無敢登者康熙甲子年十月皇上幸闕里先是八月間衍聖公廡人妻得病痊言其夫以刃臨之妻曰我花姐也汝勿犯我夫問汝何怪曰我向居奎文閣今天子將臨幸關聖開路驅我令出躉避汝妻身我能言人禍福凡有來問者人取五十文所以酬汝

爾。夫知其爲狐仙也。如其言。有問皆驗及。上廻鑾。此婦昏睡數日。病尋愈。問其前事。茫然不知。

### 木理成字

康熙甲子春。海鹽張氏佃戶鋸一樹。中心成王大宜三字。筆畫清晰如寫。見者甚衆。邑中漸有武弁王宣者。遂購燬之。

### 康王廟虎

康熙甲子。余在粵東。遇一獵戶。係高州人。自言曾入深山射獵。暮不及歸。遂入康王廟神座下棲宿。夜中忽大風發戶。羣虎入廟。二人噤不敢動。虎一一至神前跪拜如人。且作人言求食。神俱不許。最後一病虎哀乞再四。神曰。某村有一驕耳猪。可往覓之。然恐終非汝食也。虎跳躍而去。逮明。二人議曰。某村去我家不遠。試相與蹤跡之。次日共至此村。向晚坐磐石上。偶見一婦。携筐而至。亦倦息石旁。二人熟視其耳。有缺疑。卽神所謂驕耳猪也。因尾此婦至其家。借宿。此婦以夫他出。堅拒不允。二人者強之。婦不得已。遂入室。二人處堂中而局其戶。

夜半腥風驟至。婦求出不得。始而怒詈。繼作豕聲。一人愈駭。窺其戶外。則有虎踞焉。遂以毒矢殺之。天明告之鄉鄰。開門視之。此婦昏仆於地。便液盡。猪穢。俄其夫歸。衆告之故。以姜湯灌甦。詢其昨事。如一夢矣。其夫乃致厚謝。畀虎送之官。康王者。蓋司虎之神也。

狐怪

桐鄉沈嶼源。名兆奎。原名脩泓。少時文名籍甚。順治辛卯中副車。歸家憤懣。忽梁間有人作聲。呼其小名曰。汝勿鬱鬱。終成進士耳。舉家駭視之。則一老嫗。青衫裙。從梁而下。曰。我乃汝之高祖母也。孫甲午當奪魁。已而果然。其來也。衆皆見之。俄頃而隱。自是不時來往。輒索酒饌。與聞家務。瑣碎可厭。又時現異形。且夜聞門外馳驟金戈鐵馬之聲。更惡而畏之矣。至戊戌。忽謂嶼源曰。汝今科不中。己亥當發兩榜。但須改名兆奎耳。家人以己亥非開科之歲。共笑之。未幾。演黔平。朝議以設官開科。己亥果復行會試。嶼源遂改名中式。後來亦漸稀。又十餘年而寂然無他。或以爲狐怪云。

抹臉兒術

石門朱石年先生司理平越時戊申歲滇黔全省延至楚鄖裏間有妖人抹臉怪術其人衣服言語與人無異或數十人同入城市或數人散行郊野時隱時現去來莫測或戎服乘馬馳於顚厓絕壑之中或變成彈丸從屋漏而下旋轉漸大裂出人形人與交臂而過忽然仆地就視之則面目已失其半僅存後枕顱骨而已城野山僻邃閣密室多受此患不知取爲何用作祟八九月方止被抹者數千人文武官弁晝夜巡邏家戶擊鼓鳴金以備之曾有數人昇大木桶入城兵卒圍之忽然不見棄其桶開視之則有人面百餘以石灰醃之或云取人面爲祭賽邪鬼厭勝之具或云苗蠻猺鬼遇閏年輒出亦宇宙間怪異之事令嗣今李詳言之

雷擊野鴨

康熙乙亥二月十五日大雷雨桐鄉南門外雷擊一野鴨從空墮人家屋上取視之從嘴至脊尾震開一線直如刀截腸從背出重二斤觀者數千人無不駭

異。共塗之普同塔中。

海夜叉

康熙癸酉正月新安劉汝璞至登州蓬萊閣朝海庵觀日出見海灘一物倚石而臥就日而曝細視之人面黑色圓目鋸牙朱髮赤鬚魚身似鮀無手足長五六尺久之轉側入海詢之僧曰海夜叉也此特其小者耳大者長丈餘有兩手似蝦蟆而無後足海濱常見之。

異獸

海鹽俞漢乘名雲來令江西之湖口邑多虎患。有貢生家在兩山之中夜忽聞一物墜其屋上梁瓦俱裂次早視之見異獸墜兩檣間而死羊頭羊蹄牛身馬尾不知何怪康熙丁巳年事。

異魚

俞漢乘在湖口漁者獲一魚重斤許魚頭鼠身云鼠入水所化亦丁巳年事。

人魚

康熙乙亥春平湖乍浦海濱獲一物如人頭面五官四肢全具女形兩乳無別腹白如魚背青有鱗無髮長五六尺一二日而斃兩年前海鹽獲一物形正同僅長尺餘蓋人魚也史記始皇塚中以人魚爲膏代燈豈是物歟

### 煮魚腹鉢

嘉善武進士陳玉明爲松江金山衛守備海中獲煮魚重千斤剖之腹有石鉢蓋魚吞僧而鉢不化也康熙初年事

### 產異

長洲人水文卿言其母爲收生嫗至一產家其婦產一怪物龜蛇併體蜿蜒能動嫗持刀砍殺之卽時戰慄得病不久而死康熙十四年事也且云其母曾見產三目者頭中空如臼者手出於胸者皆不育如此者歲恒有之

### 雄雞生卵

康熙甲戌十二月松江吳南林中翰家雄雞生卵大如鴿蛋殼甚堅厚以椎椎破之亦具黃白如凝脂不散黃帶赤色亦無他異